



《燃烧的原野》佩德罗·巴拉莫
《金鸡》
墨西哥胡安·鲁尔福 著
译林出版社

近日，“拉美新小说的先驱”胡安·鲁尔福的三部代表作品《燃烧的原野》《佩德罗·巴拉莫》《金鸡》，由译林出版社首次完整推出中文版。胡安·鲁尔福被誉为“魔幻现实主义”小说流派的开山鼻祖，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·马尔克斯称其为“拉美文学王国中最早的国王”，著名作家、评论家桑塔格盛赞其小说“不仅是20世纪文学的杰作，也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书籍之一。”短篇小说集《燃烧的原野》中文版译者张伟劼在完成译稿后，曾前往墨西哥，寻找鲁尔福以及他笔下的那个墨西哥。

在墨西哥寻找鲁尔福

□张伟劼

1917年，胡安·鲁尔福出生在墨西哥哈利斯科州的农村。他七岁丧父，十一岁丧母，成为孤儿。他不得不由祖母抚养，后又送入瓜达拉哈拉孤儿院。

我是在2011年的春天抵达哈利斯科州首府瓜达拉哈拉的。乘坐长途客车从高原上的墨西哥城出来，一路海拔渐低，气温也越来越高。4月里的瓜达拉哈拉已是30多摄氏度的高温，哈利斯科其他各地想必也同此酷热。行进在瓜达拉哈拉上空烈日下，我不由想起鲁尔福笔下的那块晒得冒烟的荒野。在《我们分到了地》的故事中，一群期待分享革命胜利果实的农民行进在干燥、炙热的白土平原上，忍着饥渴，寻找着政府承诺分给他们的土地。他们永远也没有找到那片憧憬中的沃土，因为他们被分到的就是这块“硬牛皮”，这块“烫得像饼铛似的”荒原。

我在瓜达拉哈拉的一家风味餐厅里见到了这所谓的“饼铛”（comal），一种源自印第安人文化传统、至今仍在墨西哥和中美洲广泛使用的炊具：一个架在火上烤的陶土圆盘，用来把玉米面团摊成薄饼皮。鲁尔福的名篇《佩德罗·巴拉莫》中的魔幻村庄科马拉（Comala）之名就来自这种炊具，可见那是一块热得多么吓人的土地。

这样的酷热，与热带的激情、革命的热烈毫无关系。在鲁尔福笔下，这样的酷热反倒与荒凉靠得更近。在从首都通往哈利斯科的公路上，我见到的这热带的原野就是一派荒凉景象。那些在平原上孤独耸立的火山，仿佛刚刚经历过，或者正在酝酿一场巨大的爆发。在此期间，天和地都静寂不动，在强烈的阳光下显得出奇地明净。

在瓜达拉哈拉这座商业气息浓厚的城市，我并没有见到与鲁尔福有关的纪念雕塑或是遗迹。周末的夜晚，市中心街道上三五成群喝着啤酒的年轻人，多是瓜达拉哈拉大学的学生。1933年，鲁尔福曾尝试进入这所大学深造，却正逢罢课闹事，只得另做他图，远赴首都，在高等学府中插班旁听。

1930年代的墨西哥城是一如今天这般庞杂喧嚣、充满活力的。迭戈·里维拉用他的画笔装点着公共建筑物的外墙，拉萨罗·卡德纳斯总统在民众的欢呼声中宣布将石油收归国有，阿方索·雷耶斯接来一批批流亡的西班牙文人朋友以丰富墨西哥的思想界……1934年，胡安·鲁尔福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之路。

我在墨西哥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墨西哥城度过的。在这里，世界一流的豪宅名车与第三世界的贫穷并存。在地铁里，在拥挤的小巴士上，在街边小摊之间，我看到了那些皮肤黝黑的面孔。他们成批成批地从鲁尔福笔下的破败乡村

中出逃，希冀着能在大城市中找到幸福生活，却绝少被城市所接纳。他们以各种方式营生，带着自己为数众多的子孙顽强地生活下去，成为“现代化”进程中难以去除的“碍眼景象”。

与高档社区圣塔菲的摩天大楼相伴的满山红屋顶，不是别墅区，而是贫民窟。这些居民都是从“卢维纳”逃出来的吗？

根据鲁尔福在《卢维纳》中的叙述，这是大山深处一座被遗忘了的破落小镇。青壮人口都弃它而去，只留下为数不多的妇女、小孩和老人，在孤独中等待老去和死亡。“在那个死气沉沉的地方，连狗都死光了，这寂静都没有狗叫声相伴了。人去了那里，待到习惯了那里的大风，就只能听到这在万物的孤独中包含着的寂静了。”将近百年过去，“卢维纳”并没有随着“现代化”消失，而是越来越多了。

我曾在墨西哥外交部大楼的门口看到过一次震撼人心的艺展。一位来自南方穷山沟的艺术家，在多年后返回故乡时，看到的是与“卢维纳”一般凄凉孤寂的农村。没有经济发展的惠顾，没有基本的教育和医疗，人们背起行囊，去城市、去首都、去北邻的美国谋求生路了。他在查阅了人口档案后，捏了一千个形态各异的泥人，代表这出走的两千五百多个老乡。这支泥人大军组成的方阵无声地站立在官府门口，仿佛蕴藏着某种巨大的力量。事实上，肉体的他们散落在各大城市的角落，成了没有故乡的游魂。

鲁尔福也曾云游四方。在1946年至1952年为固特异公司工作期间，他借着推销产品的机会走访墨西哥各地，在乡村中听老人们讲述最土最纯朴的故事。这些不受任何文艺法则束缚、充满奇幻的故事给他的创作带来了不少灵感。1953年和1955年，他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《燃烧的原野》和中篇小说《佩德罗·巴拉莫》，声名鹊起。然而，此后他便绝少从事小说创作了，仿佛前发表的重磅作品已经耗尽了它的叙事才能，或者仿佛如爱德华·加莱亚诺所说：在完成了一场极为深刻的激情之后，鲁尔福便沉沉睡去。虽然这两部作品让他成为拉丁美洲最出色的作家之一，他却很少在公共媒体中抛头露面，直至离世。

从固特异公司离职后，鲁尔福进入墨西哥国立印第安研究所工作，致力于墨西哥原住民传统文化的维护工作。尽管他从未宣称自己的写作关怀穷苦人、印第安人，也许他是在停止创作小说之后，把这份情怀默默地灌注在平庸的、日常的公务工作中了。而他也是被翻译成最多美洲土著语言的拉美作家之一。印第安人在他的作品中读到了自己的生活。那些在贫苦乡村里日日重演，为鲁尔福冷静地叙述出来的仇杀、通奸、垂死挣扎，破除了田园牧歌的优美神话，生存的现实现被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。



新书秀场

《文城》
余华 著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时隔8年，余华全新长篇重磅归来。小说讲述南方小镇上各色人物的爱恨悲欢，延续了民间叙事的风格，不动声色地融入魔幻色彩，各色人物的爱恨悲欢、颠沛起伏牵引出军阀混战、匪祸泛滥的时代之殇。“我的每一次写作都让我回到南方。我现在叙述里的小镇已经是一个抽象的南方小镇了，是一个心理的暗示，也是一个想象的归宿。”新作中，余华不仅书写熟悉与亲切的南方小镇，还描绘种着高粱玉米的黄河北边，在作品中展现了更广阔的地理图景。

《我的奋斗5》
[挪威]卡尔·奥韦·克瑙斯高 著
上海三联书店

本书是挪威作家卡尔·奥韦·克瑙斯高的六卷本自传小说《我的奋斗》第五部。《我的奋斗》是作者四十多年成长与生活的自述，主题分别为死亡、爱情、童年、青春、梦想、思考。克瑙斯高被著名的写作学院录取为最年轻的学生，他努力在创作与群体生活中寻求存在的意义。然而，最初的自信与热情很快化为乌有，他的写作被评价为幼稚和老套，感情遭遇可耻的失败。他将羞耻感淹没在酒精和摇滚乐中，他放弃写作，转而接受撰写评论的稳定报酬，走入婚姻，从青年时代跨入成人生活。直到最后，成为作家的不可抗拒的诱惑将他拉回。

《斯坦福抗疲劳法》
[日]山田知生 著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在家宅一天或者周末补觉为何比上班还累？为何熊孩子总是精力过人？“让自己变得更高”为何会不易疲劳？对此，斯坦福抗疲劳法从“预防”和“恢复”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简单易行的解决方案。斯坦福大学素以“全球最高的运动水平”著称，会聚了众多世界级运动员。他们为了长期保持最佳状态，从训练到饮食，从休息到心态，都要遵循着科学且高效的独特方法，而这些理念和方法也同样适用于非运动员的普通人。

《造一所不抗拒生活的房子：赵扬建筑笔记》
赵扬 著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本书记录了青年建筑师赵扬十余年的建筑实践及求学生涯。从哈佛毕业归国后，赵扬将工作室迁往云南大理，探索建筑实践在转型期的中国城镇和乡村的可能性，在一系列公共和私人项目的设计中，探索建筑学对场所特质和生活方式的回归。他在不断的自我否定又重建的过程中逐步形成自己的“建筑观”，认为建筑师不应该固守理念，要放下对作品的执念，让建筑不断地向现实敞开心扉，自然生长出它该有的样子。好的房子，是建筑师和主人共同的作品，它不抗拒生活，而且因为生活，变成了更完整的场景。

用一个“野”字形容它是当之无愧的

□王淼

汪曾祺先生的文集，坊间已有多种。比较而言，浙江文艺出版社新近推出的《汪曾祺别集》是一套非常别致的文集——冠名“别集”，既有别于全集的“大而全”，又有别于坊间的各类专集：突出的是汪先生文学创作的基本面貌，以及他对社会、对人生、对文史研究、对文学创作的一些看法，“除了旧作，每本书前面增加了一些杂感、日记、检查、书信，以帮助读者更全面地理解作者和他的作品”。

汪先生的书迷被称作“汪迷”，可知喜欢汪先生文字的读者大有人在。我一直认为，汪先生作品的最大价值，就在于贯穿其中的人本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，从这一点上说，他与沈从文等前辈作家原是一脉相承的，这也使得他的文字超越了时代和政治，从而焕发出恒久的魅力，为不同时代的读者所喜爱。比如，汪先生的《小娘》写一个乱伦的故事，虽然有悖社会道德，却并非向壁虚构，而是正面世间已经发生、或者正在发生的事情；比如，《窥浴》写样板团的一个黑管吹奏者偷窥女澡堂的故事，虽然只是一篇极短的文字，却对人性有着理解的同情。在汪先生改写的《聊斋新义·捕快张三》中，他评价捕快张三能够掀掉“绿头巾”的压力，“实在是很豁达，非常难得的”，他进而又说：“聊斋对妇女常持欣赏眼光，多曲谅，少苛求，这一点，是与曹雪芹相近的。”从中即不难看出汪先生本人所持的态度。在汪先生的文集中，这些篇什固然都算不上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，却无不反映出汪先生之于人情的悲悯、之于人性的关怀。

汪先生的文字同时又有着鲜明的地域特征，从他的故乡高邮，到他求学的昆明，乃至他曾经下放的张家口，汪先生足迹所到之处，均曾留下极具地方色彩的文字。汪先生笔下的一方水土与一方风俗，不仅各具神彩，而且流露着浓郁的乡土气息，尤其是他所描绘的生活于其间的男人和女人，他们都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，有七情六欲，有喜怒哀乐，有各自吃喝拉撒的凡俗人生……在汪先生写意笔法的熏染下，他们每个人都栩栩如生，跃然纸上，每个人都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。汪先生自陈：“我是个写小说的人，对于人，我只能想了解、欣赏，并对他进行描绘，我不想对任何人做出论断。”不妨视作汪先生笔下人物的注脚。正像汪先生所说的那样，他爱读唐人传奇和宋人笔记，他的调色碟里没有颜色，只有墨，应该说汪先生自觉秉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用极简笔墨摹写人事的传统——也不尽然，他同时又吸收了欧美文学现代派手法的意象和比喻，所谓“逸笔草草，不求形似”，所谓“溶奇崛于平淡，纳外来于传统”，正是汪先生文字的最大特色。

有人把汪先生称作“生活家”，汪先生则自称是一个“社会现象的美食家”，而他的文字其实是与他的为人和气质分不开的。汪先生爱绘画、爱饮酒、爱美食，既热爱生活，又多才多艺，是典型的性情中人。汪先生早期的小说更像是创作，比如《羊舍的夜晚》《看水》等等，都有着完整的架构和故事；他后期的小说则往往撷取一个生活的片段，不仅生活与感情经过反复沉淀，除净火气，而且打破了小说与散文之间的边界，“想写什么写什么，想怎么写就怎么写”，真正达到了挥洒自如、从心所欲的境界，就像他笔下的晚饭花，用一个“野”字形容它是当之无愧的——从某种角度上看，《汪曾祺别集》的编辑即突出了汪先生文如其人的一面：文字总量不上不下，编排分类不伦不类——看似杂乱无章，却暗合汪先生性情挥洒、不拘小节的性格。

《汪曾祺别集》乃是参照《沈从文别集》的体例，在纪念汪先生的同时，向沈先生的致敬之作。关于《沈从文别集》的编辑初衷，张兆和女士这样说过：“从文生前，曾有过这样愿望，想把自己的作品好好选一下，印一套袖珍本小册子。不在于如何精美漂亮，不在于如何豪华考究，只要字迹清楚，款式朴素大方，看起来舒服……这些篇章或反映作者当时对社会、对文艺创作、对文史研究……的一些看法，或反映作者当时的处境，以及内心矛盾哀乐苦闷，把它们发表出来，容或有助于读者从较宽的角度对他的作品、对他的为人以及对当时的环境背景有进一步的了解。”这话用于《沈从文别集》可，用于《汪曾祺别集》也未尝不可。



《茱萸小集》(汪曾祺别集1)
汪朗 主编
浙江文艺出版社